

李商隐爱情诗与佛学义理的契合

张粉瑞

(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, 福建 福州 350007)

【摘要】 李商隐一生经历了三次感情生活的波折, 其间对佛教所说的求不得苦、爱别离苦等佛教真谛认识较深。其爱情诗的思想基调与佛教义理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契合, 这种契合或许不是非常清晰的, 但在精神感悟层面上可谓是相通的。

【关键词】 爱情诗; 佛学义理; 契合

【中图分类号】 I206.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 1673-1883(2007)03-0032-04

以“深情绵渺”著称的李商隐, 在妻子王氏死后, 竟潜心于佛事, “三年已来, 丧失家道。平居忽忽不乐, 始刻意事佛。方愿打钟扫地, 为清凉山行者”《樊南乙集序》。这看似有点突然, 细细追究起来, 李商隐与佛教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义山接触佛教甚早, 《上河东公启二首》其一云: “《妙法莲花经》者, 诸经中王, 最尊最胜, 始自幼童, 常所护持”。在幕府期间与智玄、僧彻等僧人有较深入地接触, 并经常听讲经, 佛教义理对其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, 自然而然地流露在诗歌之中。特别是他的爱情诗与佛教义理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契合, 笔者认为这种契合或许不是非常清晰的, 但在精神感悟层面上可谓是相通的。

建国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, 关于李商隐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, 有对李商隐诗歌进行疏注集解的、考证辨证的、重新解读的, 有对其从中外文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……, 但从佛学的角度来研究李商隐却很少, 著名学者吴言生^①、夏广兴^②、陈引驰^③、等初步探讨了李商隐诗歌与佛教的关系, 这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。据陈贻先生的考证, 义山可考的感情生活共有三次: 与宋华阳的道山仙梦, 与柳枝姑娘的难圆情缘, 与妻子王氏的伉俪情深。佛教的基本教义和核心思想是“四圣谛说”, 即苦、集、灭、道四谛, 这是佛教人生观的基石。在佛教看来, 人的一生是茫茫苦海, 最重要的是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

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五蕴盛等八苦。笔者认为义山对佛教所说的求不得苦、爱别离苦等佛教真谛认识较深, 其爱情诗的思想基调即与此关系甚深。

“求不得苦”指人生中总有很多的欲求和愿望, 然而诸法无常, 真正能够实现的却少之又少。“爱别离苦”是相互喜爱的人希望能够常相厮守, 但是人生偏偏充满悲欢离合, 由于现实的因素却不得不分离。本文就试图从佛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下李商隐的爱情诗。

一 蓬山万重梦依稀——爱情的幻

义山在玉阳山学道与女道士宋华阳发生了没齿难忘的仙梦之恋, 而这种仙梦之恋是不容于道规的, 事情终因女方的怀孕而败露, 结果两个死死相爱的恋人被迫拆散。这种求不得的初恋之苦, 非但不会因为双方的拆散而消亡, 反而会愈燃愈烈, 生命之烛不熄, 爱情之火不灭。“来是空言去绝踪”(《无题》), 来去飘忽不定, 虽有短暂欢娱的美好时光, 但更多的则是“如何雪月交光夜, 更在瑶台十二层”(《无题》)的怅然若失。自己所希冀得到的, 似在眼前, 忽焉飘远。对义山来说, 希望的幻灭几乎是他的宿命, 佛教认为一切都是无常, 世间的一切有为法都是众缘和合而成, 没有一成不变的。诸缘之合无自性, 故无生成, 只有空性。《金刚经》云: “一切有为法, 如梦幻泡影, 如雷亦如电, 应作如是观”。佛教拒绝自我的实在

收稿日期: 2007-04-02

作者简介 张粉瑞(1983-), 女, 河南南阳人,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05古典文献学研究生。

性，以根除幻执，避开陷入生死的无际苦患。提倡无我说，就是要使人获得一种把握超越情爱生死的智慧，自觉而为。在义山的诗中反复出现“望”、“隔”等字，“望”是充满期待和盼望，“隔”字是所期盼的总是在山的那头。“一片非烟隔九枝，蓬乱仙仗俨云旗”（《一片》）、“才闻飘回路，旋见隔重城”（《咏云》）、“星沉海底当窗见，雨过河源隔座看”、“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”（《阮题四首》）……自己所企慕的美人犹如镜中花、水中月，追攀不得，企及不得。即使得到又为如何？义山对无偿幻灭的人生体验，对“求不得苦”的体证尤为刻骨。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”（《阮题》），别离固然值得叹息，但短暂的团圆更加值得怨嗟，相聚的本身就意味着分离。“寄问钗头双白燕，每朝珠馆几时归”（《怪女祠》），片刻的欢聚随之而来的则是无穷无尽的相思苦，这是经论所讲的“生苦”谓贪爱必然产生痛苦。《中阿含经》卷五九《爱生经》佛言“若爱生时，变生愁戚啼哭、忧苦烦惋、烦恼”。“归来辗转至五更，梁间燕子闻长叹”（《阮题四首》之四），所爱之人求之不得，只有寤寐思服、辗转反侧。这种贪爱像植物生长那样不可抑制，感情是越陷越深的，彻底绝望的痛远比充满希望的痛来的实在一些，绝望的痛是一刹那的，而希望的痛则是无期限的。义山追忆过去，哀吟现境，执迷不悟；希冀未来，销蚀自我，至死不渝。他明明知道“直道相思了无益”，却还“未妨惆怅是清狂”（《阮题二首》其二）。初恋是美好的，纯洁无暇的，义山为之付出了全部的真诚。特别是在封建礼教下，森严道规下，这种自由的恋爱既为他们带来无比的欢乐，又使他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。义山的初恋诗于意境朦胧中表现了炽烈的情感，于迷茫阻隔中表现了无比的执着。义山明了一切终究还归于虚幻：“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”（《阮题四首》其二），“春心”如春花之萌发而不可抑制，“相思”之情亦如春花之竞发，然终如香销成灰，由情感的极端投入而后深悟一切都是空幻虚妄，或许印证的正是佛家的道理，照朱鹤龄的说法：

春心之荡漾之极矣。迨乎香销梦断，丝尽泪干。情焰炽然，终归灰灭。不至此，不知有情之

皆幻也。乐天《和微之梦游诗序》谓曲尽其妄，周知其非，然后返乎真，归乎实，义山诗即此义。^④

二 浮世聚散情难圆——爱情的空

如果说与宋华阳没有结果的爱情，给李商隐留下锥心的痛，直到晚年他还对这段恋情念念不忘。那么对于柳枝姑娘的爱恋却失之交臂，则让义山抱憾终身。他与柳枝的相识是“以诗为媒”，《柳枝五首序》中交待的很清楚：

柳枝，洛中里娘也。……余从昆让山，比柳枝居为近。他日春曾阴，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，咏余燕台诗，柳枝惊问：“谁人有此？谁人为是？”让山谓曰：“此吾里中少年叔耳。”柳枝手断长带，结让山为赠叔乞诗。明日，余比马出其巷，柳枝丫鬟毕妆，抱立扇下，风鄣一袖，指曰：“若叔是？后三日，邻当去溅裙水上，以博山香待，与郎俱过。”余诺之。会所友有偕当诣京师者，戏盗余卧装以先，不果留。雪中让山至，且曰：“为东诸侯取去矣。”

也许正是对艺术有着共同的爱好，架起两人心灵相通的桥梁。一场戏谑的玩笑，拆散了有情人。东风恶，欢情薄，因势夺情，多感的诗人心灵再次受到了创伤。浮世的无常，人生的聚散，谁人也无法把握。时光流转，再聚首，物是人非，昔日的情人已为他人妻，空余自己常悲叹。于是义山怀着茫然的心情写下了《柳枝五首》，

花房与蜜脾，蜂雄蛺蝶雌。同时不同类，那复更相思？

本是丁香树，春条结始生。玉作弹棋局，中心亦不平。

嘉瓜引蔓长，碧玉冰寒浆。东陵虽五色，不忍值牙香。

柳枝井上蟠，莲叶浦中干。锦鳞与绣羽，水陆有伤残。

画屏绣步障，物物自成双。如何湖上望，只是见鸳鸯。

诗传达出他对柳枝的深深思念，悉心体贴，为她的命运而担心，并为自己不能与她结合而感到无尽的遗憾。第一首“同时不同类”，在以王孙自居的李商隐看来，柳枝这个商人的女儿算不上“门当户对”难以论婚，这种佛经所谓“污染的有待的爱”即必须依赖一定的条件的爱，因双方社会地位

的不同而不能遂愿。爱既然依赖一定的条件才会有，便具有一切因缘所生有为法必然无常坏灭的本性，“本是丁香树”，有情人却不能终成眷属，“水路有伤残”，《阿含经》卷三佛谓“恩爱无常，和会有离”。有缘则合，无缘则离，也就没有必要相思，但还要空叹人不如物：“只是见鸳鸯”。

如果说与宋华阳热烈的初恋是懵懂年少不成熟的表现，那么这次与柳枝姑娘失之交臂则造成了义山心灵沉痛的创伤，进一步加深了他感伤的气质。

三 此情可待成追忆——爱情的灭

义山有据可考的前两次爱情生活都无果而终，就婚于王氏则是一生中颇感满意的事，引为平生知己。谁知却陷入了党争的旋涡，对于仕途不顺的义山来说，想在温柔乡里寻求一点慰藉也是妄想。义山为着功名与利禄不得不在婚后一次又一次地离别爱妻，辗转各地幕府。旅幕期间写的寄内诗无一不是对“爱别离苦”的感叹，而这又无一不是深心之语，血泪之篇。“遥知沾酒意，不减欲分襟”（《摇落》）想象着远在京城的妻子为思念自己泪洒衣襟，就像当年分别一样。

“远书归梦两悠悠，只有空床敌素秋”（《端居》）宦游他乡，怅惘若失，只有“远书”及“归梦”也许能派遣游子的寥落。“生归话辛苦，别夜对凝红”（《因书》）旅途的艰辛一言难尽，待返家后再与你细讲，今夜我孤苦伶仃，只能面对孤独的灯光。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（《夜雨寄北》），“以目下之落寞，作他时之佳话”^⑤给今日凄清之心灵带来些许温煦……这些寄内诗没有初恋时强烈狂热的感情，没有震人心魄的激情，更多的则是狂潮退后的安宁与平静。朴实无华的语句中传达出了夫妻之间浓烈的感情，读之无不为之动容。就在妻子临终前，义山也未能为之送别，在以后形只影单的日子中创作了感人至深的悼亡诗以祭奠妻子。“忆得前年春，未语含悲辛。归来已不见，锦瑟长于人”（《伤中曲》），如今归来，爱妻已不在，不由得感叹“多情真命薄，容易即回肠。”（《偶疾》），倍增凄凉之感，人去楼空，而今只能孤

身徘徊于深廊迴阁，夜深人静，孤枕独眠。如果说寄内诗还有一点亮色的话——团聚的愿望经常在心头燃烧，那么悼亡诗看到的则是死灰般的沉寂。仕途的不顺，暮年的沦落，爱妻的早逝，年幼儿女的嗷嗷待哺……一股脑地袭上诗人的心头，一切的心酸和哀楚转化成句句血泪，凄凉深沉，催人泪下。回忆着妻子生前的音容笑貌，回忆着妻子生前所用的锦瑟……然而所得仍不过是无常和幻灭。释道源为义山诗作注，也传达了同样的意思，或许也可以作为义山诗与佛教义理契合的又一份证词：

佛言众生为有情，此世界情世界也。欲火不烧燃则不干，爱流不瓢鼓则不息。诗至义山，慧极而流，思深而荡，流旋往复，尘影落谢，则情澜障而欲薪尽矣。（钱谦益《有学集》卷十五）

“则情澜障而欲薪尽矣”，义山在爱妻早逝后可谓体悟深刻。《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》：

“露如散霰下前池，风过回塘万竹悲。浮世本来多聚散，红蕖何事亦披离？悠扬归梦惟灯见，剗落生涯独酒知。岂有白头长只尔？嵩阳松雪有心期”。

时当深秋，露冷月寒，秋风萧瑟，草木衰败。人间聚散无常，红蕖为何亦披离凋零？爱妻已去，物化于世间，“西窗”蜡“烛”依在，却无人“共剪”。落魄生涯，于“巴山夜雨”之“时”，“却”无人共“话”（《夜雨寄北》），惟诉诸于酒杯。此梦此生，作何归宿？痛定思痛，纵观来时路，“世途之乐已尽，惟有空山长住，趋向无生而已。”^⑥当情感耗尽义山生命的能量之时，才幡然醒悟，此世界既然为有情世界，那么无明爱欲必然与生俱来，“要证得菩提智慧，就不妨纵身欲望之流，让情欲之火彻底焚毁自己，让爱欲横流，肆意泛滥。等到情爱之薪成灰，情爱之河涸断，就自然而然地发现无明爱欲只不过是空花而已”。^⑦但是义山到了薪尽河干的境地，仍执着于爱的追求。

义山一生总结性的诗篇的《锦瑟》“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历来阐释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一篇《锦瑟》解人难，成为诗界千古难解之谜。六祖慧能不识一字，而悟佛法，成就禅宗，光大佛法，空前绝后。我们秉此参诗，则真如自现。锦瑟年华是时间的空，庄生梦蝶是四大的空，望帝鹃啼是身世的空，沧海遗珠是抱负的空，蓝田日暖是理想的空，已惘然的此情是情

感的空……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《心经》，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只不过是各种虚幻的缔结，“一切诸相，即是非相”《金刚经》。所言事物，皆为虚幻，菩提非树，明镜非台，以情执之，必耽其中，若以禅破之，则豁然开朗，如大迦叶之正法眼观如来佛祖之拈花而笑。千年来的“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”（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）的概叹，将成为“春到枝头已十分”的喜悦替代。《锦瑟》一诗可以作为义山精

神实质与佛学义理契合的生动注脚。

义山爱情诗歌某种程度上演绎了佛教的真谛，诗禅本来是不相通的意识形态，但诗人却能够在诗与禅之间开辟出一条奇异而又充满生机之路。禅宗认为禅理只可意会，靠自心的妙悟，所谓的妙悟，其实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与感悟，这对于有内倾性格的义山来说，则是最佳途径，使之爱情诗歌充满了佛学意趣，义山爱情诗歌与佛学义理的契合是他人生体验和感悟层面的契合，而不是理性层面上的。

注释及参考文献：

- [1] 吴言生. 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[J]. 文学遗产. 1999年第3期, P. 47 - P. 56
- [2] 夏广兴. 汉译佛典与义山诗[J].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. 2002年3月第15卷第1期. P. 49 - P. 54
- [3] 陈引驰. 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[M].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1. P. 101 - P. 120
- [4] 刘学锴, 余恕诚. 李商隐诗歌集解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P. 1638
- [5] 刘学锴, 余恕诚. 李商隐诗歌集解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P. 1358
- [6] 刘学锴, 余恕诚. 李商隐诗歌集解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P. 1194
- [7] 吴言生. 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[J]. 文学遗产. 1999年第3期, P. 55

On the Conformity of Li Shang - yin ' s Love Poems and the Buddhistic Truth

ZHANG Fen - rui

(School of Humanities,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, Fuzhou Fujian 350007)

Abstract: Li Shang - yin experienced three tortuous love lives and perceived the truth of Buddhism deeply such as refusing a quest and vicissitudes in his life. In a way, the thought in his love poems conforms to the Buddhist doctrine, perhaps it is not extremely clear, but in spirit may be interlinked.

Key words: Love Poems; Buddhistic Truth; Conformity

(责任编辑: 张俊之)